



論「蝦球傳」及其他

著 達 于

行發社版出實求

目 錄

論「蝦球傳」

.....一

論「馬騮精」

.....二二

生活・思想・創作

.....三八

必須投進羣衆鬥爭

.....五五

論『蝦球傳』

S兄：

『蝦球傳』的出版，影響很大，大家很注意，認為這是今天華南的一本難得的小說：你推薦給我讀。後來關於『蝦球傳』問題的論爭，批評者們有些指出蝦球這個人物的真實性不夠，有些指出作者對於其他一些人物與事件的立場和觀點還值得權衡：你說你不能同意，問我的意見。是的，我有意見，我覺得應該告訴你，和你討論，俾得我們能够摸索出一條路，更好和更有效地爲人民服務。

是的，『蝦球傳』是一本好小說，而且影響也確實大。它會使多少羣衆感動、覺悟，並把他們從落後文藝的影響中，爭取了過來。特別對於香港的一般青年讀者，它曾盡了新文藝所應盡的宣傳、啓蒙、和教育的作用。這個光榮是屬於『蝦球傳』及其作者的。我以為『蝦球傳』之所以

成功，是在於它的爲羣衆的觀點上。我們每個人讀着這本小說，都有這樣的一個強烈感覺：就是作者在寫作中無時無刻不記得他的讀者羣衆，他知道應該給他們一些什麼，知道他們喜歡什麼，並且知道怎樣使他們喜歡。我覺得，作者在某種限度內是把握着毛澤東先生所指示的『喜見樂聞』的原則的。作者就是這樣用他的作品戰鬥，並且收到很豐富的戰果。在『蝦球傳』裏，作者使我們得到很强的現實感與時代感，他在我們面前展開香港、蔣管區與游擊區的諸種動態，諸種畫景，並提出千百萬羣衆所關心的諸種問題，加以表現和解答。對於所能蒐集得到的材料，作者這樣珍惜，幾乎完全交織進故事之中，不願捨棄。就是這樣，做成了作品裏的豐富內涵與絢爛色彩，使有些讀者驚異而且嘆賞。其次，作品的反映現實是非常迅速的，幾乎是今天發生的新聞明天就作爲一個章節出現於故事之中，好像人民游擊隊襲擊古勞鄉就是一例。這種迅速反映，本身就具有戰鬥性，使作品增加了極大的力量。此外，一般讀者還提起作品中的大衆化問題。作品中運用着通俗的語言，使得廣大羣衆能够看懂與容易看懂；其中還蘊入活生生的廣州人民方言，使得書中人物活了起來，站在讀者面前。

總而言之，爲羣衆，是作者無敵的武器，他因它建立了作品的內容，運用了靈活的技術，他用它攻破了黃色文藝堡壘，殺出一條路來。在這一點上，『蝦球傳』對於我們，對於我們將要必

須而且已經開始建立起來的方言文學，是有着某種積極意義的。但我們能不能因比就認為『蝦球傳』已經完全沒有什麼弱點呢？當然不能。我以為不特有弱點，而且弱點相當大。自然我們今天必須肯定它的戰鬥性、羣衆性。但當我們接觸到立場與觀點的問題，接觸到現實主義的問題，接觸到形象創造的問題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這個作品的弱點所在及其產生的原因。年前關於它的論爭，正如大家所知道，是從這裏開始的。

蝦球這個人物，他的性格與他的生活鬥爭，成爲論爭的中心，我以為並不是偶然的。蝦球，不特由於他是主人公，是貫串全書的線索，是方生一代的代表，是作者的希望，而且由於他是創造的形象，我們可以通過他把握全書的中心環節，發見作品的內在矛盾。蝦球，曾感動了無數的讀者羣衆，他天真聰明，熱情勇敢，經歷了種種人生苦難，終於走上革命的道路：這個故事與主題是很動人的。

蝦球以一個小販出身，由於一個偶然的原因，他走出家庭，變爲一個流浪無產者，從此開始他的生活鬥爭。但確切說起來，他的生活鬥爭只是一種生活遭遇而已，正如河流中的一件浮物，在沖激中打滾、漂浮。他的遭遇都是很偶然的。這並不是說，他沒有生活的鬥志和不去找尋生活

的道路，而是說，他的鬥志與道路缺乏現實的基礎與必然發展的規律。誠然，小蝦球的生活經歷是頗爲曲折坎坷的：他做過流氓頭目的爪牙，坐過牢，流浪回國，他被捉過當兵而又逃脫，他遇到沉船又重新流浪，他最後跑進了人民武裝隊伍裏去，成爲一個戰士和英雄。但我們看見，作者對於蝦球的安排，却使他與所謂生活鬥爭無緣，因此也就與必然的發展規律無緣。蝦球是一個『眉清目秀』的少年，有一副小弟弟式的性格，人們都很喜歡他和關心他，女人們對他都有深刻的印象。他的遭遇似乎很不幸的，但時時『絕處逢生』，總是『天無絕人之路』。他對生活是極少本領的，他所以能够生活下去而且流浪各地，完全靠着鱷魚頭，靠着牛仔，和靠着意外之財。他身上藏有不少港幣，藉着這些港幣他結交了一羣難友和『戰友』，做了他們的『大哥』，並由此和游擊隊取得關係，一窩蜂投了進去。一切是機緣，一切是偶然綫索交織。在這裏，他的性格並未發生什麼作用；而這些離奇曲折的遭遇也沒有或很少影響他的性格。他彷彿總是依然故我，毫無長進。

什麼是生活鬥爭？生活鬥爭本質上是階級鬥爭。人在鬥爭中爲他的社會基礎所決定。生活鬥爭總是影響着人的性格，而人的性格亦在某種程度上反作用於生活鬥爭。生活鬥爭發展，人的性格也跟着發展。兩者是矛盾的統一體，永遠互相影響而絕不彼此脫節。但我們從蝦球身上却正正

看到這種脫節。在蝦球，生活鬥爭往往化爲有趣的故事，而性格則變成了抽象的存在。這種脫節，經過『蝦球問題』的論爭以後，在第三部『山長水遠』中可以看出部份彌補了過來，但痕跡還是有的。作爲一個少年的流浪者蝦球常有不應屬於他的東西。例如說：他已經是十六七歲的少年了，經歷了無限的人生苦難，但他給我們的印象，却這樣幼稚、單純、和天真，好像是個十三歲的兒童；但故事需要他做事的時候，他又每能『人急智生』，『忽發奇想』，非常老練。其次，他的人生思想是很成疑問的。什麼是他的人生思想呢？做好人，不偷騙，不下流，不墮落，心腸善良，孝順母親，知恩必報，發奮向上，見義勇爲，爲民除害：全是一套小學教科書裏面的道理。這是一種封建的道德和一種資產階級的偽善。它們一直支配着他，並使他在生活中常常表現出許多可恥的弱點。鱷魚頭幾次打他，他毫無反抗，即使是精神上的反抗；鱷魚頭對他的欺騙，他好像滿不在乎；鱷魚頭的罪惡本質，他似乎熟視無睹。他和牛仔的相處中，只表現了一些虛偽、庸懦、渺小的性格，和亞炳們的結交中，除了出錢請客和自我吹牛外，並未做出什麼真的使人佩服的行爲。

所以，倘若脫下了流浪無產者的衣服，蝦球只是一個小市民階層的學生哥而已。關於蝦球這一弱點，適夷先生在其批評中曾經指出，而且很詳盡很確當。自然，他不是把蝦球當爲一個人來

指出，而是把蝦球當爲一個形象來指出。換言之，他所指摘的不是在於蝦球這個人有性格上的小資產階級性，即作者所謂『思想意識以及行爲的一切不健康的骯髒的東西』（「答小讀者」），而在於這些東西和蝦球的階級基礎與生活條件沒有必然的聯系。但這却會引起某些批評者誤解，以爲適夷先生要求蝦球是一個毫無弱點、毫無矛盾、而自覺地筆直地走上革命道路的理想人物。但難道到今天還有批評者不懂得一個人的發展必須經過矛盾與複雜的辯證歷程，而且在這一點上要求作者給予我們以活生生的形象嗎？問題在於這些形象是否由具體的環境條件與階級鬥爭中產生。作者對於他的蝦球的『愛心』是真摯而且濃烈的，使讀者們時常不禁跟着作者爲這位小主人公的命運祝福。這是作者的真誠與愛的感動！不過倘若把這位小主人公真的當爲一個流浪無產者，則他的弱點在作品中所受到的指責與批判實在太不夠了；反之，他的弱點却常常被輕輕放過或當作很自然的東西描寫着，甚或加以宣揚。倘若放在一般幸福的小朋友身上，這些弱點也許是一些逗人憐愛的東西；但放在一個備受苦難與壓迫的流浪少年身上，却是多麼不相稱、多麼使人惋惜與遺憾啊！

蝦球這個人，他到底怎樣走上革命的道路呢？

蝦球這個人，我以爲，他之所以終於走上革命道路，本來很偶然，而且也牽強。今天在游擊隊裏的英雄的『小鬼』們，他們大都在農村長大，並在集體的真實鬥爭中，走上革命道路。他們的發展都是很自然和很必然的。當然，條條大路通羅馬，我們不能指定一條一般的道路要蝦球走，但他的『特殊』道路却總不應超越他個人發展的規律與社會條件的制約。如上所述，他帶着小市民的性格走進世界，碰到那裏是那裏，碰到什麼人就跟什麼人。在他生活中遇着的大都是溫情主義的施與者，沒有一個戰友。但他的走上革命道路却又好像是註定了似的。他見了丁大哥一面，談了幾句話，以後『打游擊』就幾乎變成他的唯一的生活理想，好像宗教信徒似地千辛萬苦去追尋。他所日夕夢想的是『既可打水鴨又可打強盜的雙槍在腰，爬山涉水，到處紮營的游擊生活』，彷彿這很有趣，很好玩。三姐批評他很對：『他跟那些看了連環圖就真的實行上山尋師學道的孩子，是同一氣質的。』他受『連環圖』的教育影響是太深了。周鋼鳴先生在其批評中對他的轉變有很確當的分析。他的轉變首先是受到革命的實踐者丁大哥所給予的傳奇式的片面影響，其次是得到革命的說教者龍大副所灌輸的許多革命道理。我以爲，要用這種注入式的教育作爲促使一個少年流浪無產者走上革命道路的契機，將必非常脆弱無力，而且也與歷史的真實不相符。一個人倘若不是從本身的生活鬥爭經驗中獲得階級覺醒與革命認識，不是從偉大的集體鬥爭鍛鍊中

洗刷自身的一切弱點。他的轉變是沒有根據的；一個人倘若不是把個人的生活鬥爭與羣衆的生活鬥爭相結合，不是把自己的出路與人民的翻身運動相結合，他的成爲革命英雄，更其不易想像。但我們所期待於蝦球的，却沒有從他的道路上看到。他一直漂泊在羣衆的邊緣之外，感不到羣衆的呼吸與脈搏，也沒有從個人的生活經驗中得到某種覺醒；他曾有一羣患難朋友，但他們相處的結果只使他悟到『自己打自己的主意』這個可悲的個人主義的『真理』。因此他的『模模糊糊的革命觀』也只有從外面機械地注進去了。

『山長水遠』第五章這樣寫道：『他聽了龍大副講了幾天的革命道理，在一些書刊中又常常看見這兩個字，他就有了個模模糊糊的概念，認爲抱着個除暴安良的心去做無論什麼事，開茶室也好，打游擊也好，做小販也好，碰到犯衆憎的人就揍他一頓，專門打抱不平，這樣好好幹下去，就是革命了。……今天他的革命觀念，就包含着做一個「忠」的人的意思。既然決心做「忠」，即使是開茶室當小伙計，不是也可以做一個「忠」的伙計麼？……這些就是他腦海中模模糊糊的革命觀。』這種『模模糊糊的革命觀』，我以爲只是『施公案』或『連環圖』裏面的革命觀，和今天廣大羣衆以自身經驗所或多或少了解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思想其實有本質上的不同；它與我們今天歷史現實沒有絲毫聯系，它與我們今天革命鬥爭是完全脫節的。我們今天想要把『

忠』字解釋爲『服務於人民』，把『奸』字解釋爲『背叛人民』，不單不能增加什麼意義，反會歪曲了原意。所謂『忠』『奸』，所謂『打抱不平』、『除暴安良』，其實都是封建的濫調，不祇陳腐，而且有害。二十多年來，反動派曾用封建道德來束縛人民的頭腦，歪曲他們的革命思想，以便利自己的統治。但今天已是一九四七——四九年了。今天中國人民的覺醒程度已空前提高：每個人都知道爲了解放自己，必須作集體的戰鬥。在今天，上述的封建道德除了在國門之外麻痺一部份落後華僑外，在到處燃燒革命烈火的中國大地上是完全破產了。但成長在香港、流浪回到祖國、經歷無數折磨的小主人公蝦球，却還抱着這樣一種胡塗的革命觀，不能不使人覺得驚異；因而他每次要求參加『游擊隊』的舉動也就不能不使人感到突兀了。他在廣州路上見到了丁大哥就叫：『丁大哥，我沒飯吃了！我要投游擊隊！』他在鶴山渡船上見到三姐就追前去請求：『大姑，讓我跟你學革命吧！』這和一般流浪無產者的走上革命道路能有什麼共通之處呢？

『新中國在胎動中，新的人、新的英雄在不斷湧生』（作者），這是書中一個重要的主題。顯然地，作者把他的希望放在蝦球身上。蝦球，這一個方生的典型，到底怎樣變爲新的英雄呢？他跑進了游擊隊以後，上了『第一課捉虱子』，曾向從前是朋友、現在是敵人的蟹王七的隊伍放了一槍，從走路不慎踢掉了腳趾甲這事中領會了『舊的不脫，新的不生』的道理。後來他立了功

，成了英雄了，不是在熱辣的戰鬥中，不是在獻身的工作中，而是仍舊時時藉着某種私人關係，拉拉扯扯。蝦球給我們的印象，從開頭到最後總脫不了小市民的孩子的模型。但他要『革命』，他要瞭解這個社會和今天的鬥爭，於是只得時常學成人一樣做事和一樣思想，變得煞有介事，皺眉苦臉，呆若木雞，或若有所悟。但由於他到底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孩子，於是他所通過的道路都充滿適應於他的氣氛。從這裏，產生了作品中的濃厚的童話色彩；也從這裡，產生了一個真實的鬥爭向一個有趣的故事的消融。

作者自白道：『這兩個既相似又不同的人物——蝦球和鱷魚頭，出生在不同的時代，今天活在曙光在前的中國，他們會有怎樣的前途呢？放在今天歷史的現實糾葛中，他們會演些什麼腳色呢？』似乎是先有既定的形象，再放到現實沖激中看他們將起着怎樣的變化，這和生物學者把某種生物放進各種各樣的環境中去觀察他們的適應狀態，是一樣的。這是一種創作方法上的機械論。這種機械論發展達到極端的時候，甚至使人物與題材分裂，服從題材，而為題材的傀儡。我們可以看得『蝦球傳』是在一步步陷入這個泥沼中，而且從第一部『春風秋雨』就已經開始。爲了展開動人的社會生活畫景，爲了穿插活生生的現實鬥爭故事，爲了描繪熱辣的游擊區的各個側面，蝦球於是給趕來趕去客串，盡着線索作用；那麼他的道路走得曲折而又離奇，他的行爲表

現出許多不近情理，他的性格內部發生了矛盾與分裂，也就不足爲奇了！

但這和現實主義的要求實在還有不少的距離。根據現實主義的原理，形象與歷史、性格與環境的關係是並非如此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在這一句名言裏，不單是要求着典型的概括性，同時要求着性格與環境、環境與性格的正確的辯證關係。任何脫離現實主義的傾向，必然產生不良的結果。一位朋友對我說：他讀『蝦球傳』，每每發見蝦球碰到什麼重要關頭或重大事變的時候，總是一搖身就閃了過去，避重就輕；他越讀下去越摸不着蝦球的性格，彷彿這個人是沒有什麼『定性』似的。由此可見，稍爲離開現實主義，就連一個性格的抽象的統一也不可能呵！花朵植根於泥土才能生長；性格植根於環境才能繁茂。花朵脫離了泥土就會凋謝；性格脫離了環境就會枯萎。從『春風秋雨』『白雲珠海』到『山長水遠』，作爲一個流浪少年的蝦球是在成長着，『轉變』着的；但作爲一個文藝形象的蝦球却是日漸枯萎下去了。

現實主義告訴我們：只有深入認識客觀現實的本質，把握其社會關係與階級鬥爭的發展，才能發掘出諸種典型的形象。反過來說，要發掘形象，首先有賴於我們對客觀現實本質的認識的深入；但要達到這點，又首先有賴於我們在社會階級鬥爭方面的實踐的加強。否則，我們所創造的形象必然帶着或多或少的主觀成份，而與客觀現實有着某種程度的脫節。因此，一個作品中形象

與歷史、性格與環境的分裂，實際上不過是作者的思想與生活，理論與實踐的未臻一致的一種反映而已。從這裡，我們將發現一個戰鬥的辯證唯物觀點與一個戰鬥的階級革命實踐對於一個進步作家是如何重要了。

假如說，我們從蝦球這個主人公的身上看到的，是階級的人消解於抽象的人之中；那麼，我們在作品中看到的，則是階級道德消解於所謂人類愛之中，階級鬥爭消解於原始生存競爭之中，歷史的真實面目消解於故事的曲折離奇之中，必然的發展軌跡消解於偶然的變幻開闢之中。這是從創作方法上的機械論所引導出來的羣衆立場、階級立場的消失之結果。關於這個問題，周鋼鳴先生和適夷先生在他們的批評中早已在原則上或個別部份上加以指出了。

作者在『在摸索中』一文中敘述『蝦球傳』的創作經過，說他把蝦球的性格分爲『美』與『醜』的兩面，使它們互相鬥爭。其實，書中只把蝦球的性格機械地分裂，而不是作矛盾的統一；並且在所謂『美』與『醜』之中，抽去了它們的社會、階級的基礎。這是不對的。一個人的性格時常不但表現於他在做着什麼事，而且特別表現於他怎樣做着這件事。在這個『怎樣』後面，就站着他的整個真實的人格，和站着了一定的階級鬥爭與全部的社會背景。例如說，蝦球的聰明

機智，當他爲鱷魚頭獻身的時候，只表現他是一個十足的奴才；但當他爲游擊隊立功的時候，他就變成一個小英雄了。這點作者處理得很對。但這樣情形却不多。我們所見到蝦球的所作所爲，都是不大能够使人讚賞的，雖然他的逼人憐愛的樣子會令好些讀者付出了尊貴的同情。文中說，這都是蝦球『醜』的一面；他還有『美』的一面啊！但我們要問，所謂『美』，所謂『醜』，是根據什麼樣的道德標準來決定呢？文中說，『知識份子的、或成年人的道德標準，在他身上不能適用。也不能用量解放區兒童的尺來量度他。』那麼，到底應該拿什麼『尺』來量他呢？我們現在社會上有一種封建地主的道德，一種資產階級的道德，一種小資產階級的道德，還有一種無產階級的道德，但絕對沒有一種抽象的超階級的道德。從這裏，於是出現了一個作者的立場與觀點的問題了。

『善良』，是蝦球性格『美』的一面，他同情弱小者，病患者；但當鱷魚頭打他的耳光，他却馴服得像綿羊時，所謂『善良』，也只能變爲『醜』的一面了。『樂觀』，這是很好的，但應該建築在自己的鬥爭信心上；倘若事事都是倚賴着主子像一條哈叭狗，我們要這種『樂觀』有什麼用？我們評論蝦球這個形象，是說他不像一個少年流浪無產者，以至難童；我們批評蝦球這個人，是說他是一個小市民階級的學生哥。這是兩件不同的事。前者是一個形象創造，亦即現實主

義的問題；後者是一個階級立場與觀點的問題。關於後一點，我以爲書中對於蝦球的批評實在太不夠了。對於所謂『美』與『醜』，既然似乎沒有什麼準則，於是它們也就混亂起來了。例如，對於蝦球來說，牛仔本是他的一個戰友。但在牛仔的天真、坦率、忠耿的對照下，他顯出多麼虛僞、卑劣、和懦弱啊！牛仔是用偉大的階級愛來愛着蝦球的，而蝦球却回報給牛仔以小資產階級的僞善教育。他們共同生活期間屢次的小衝突，大都由此而起。我們在書中看到，牛仔是處處被低貶的，而蝦球則處處得到褒揚：彷彿他在走向正路，走向善，而牛仔却是走向『墮落』，走向惡。

作者曾提出了人性和理性的問題，並加以詳細闡明。蝦球這個人的性格弱點，於是被當作是『人性的流露』；而他之所以終於走上革命的道路，則是被當作受了『理性的節制』。我以爲這也是不對的。在階級社會裏，人性是透過階級性表現出來的；倘抽去了階級性，人性也只能歸於烏有。抽象的人性是沒有的；某一種人性表現出來，它必然帶着特定的階級本質。據蝦球的表現看來，他的人性實質上只是一種小資產階級性。小資產階級是一個可上可下的階級，當動搖的時候，他的精神狀態表現爲感情與理智的分裂。理智伸向無產階級革命，而感情則依戀於資產階級的生活。從這裏，產生了小資產階級的温情主義。不從生活鬥爭中發現偉大的階級愛，而從資產

階級的偽人道主義中找尋什麼人類愛或人情味，也許這就是小資產階級的『人性』吧？自然這種『人性是應受理性的節制的』，但這理性必須是無產階級的理性，並且必須表現於對作品中的人物、特別是蝦球的正確批判上。

其次，在『蝦球傳』中，人物間的社會或階級關係也是頗模糊的。以代表兩個逐漸各走極端的社會勢力的人物蝦球和鱷魚頭來說吧，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單好像沒有主奴之分，反之還幾乎好像父子；蝦球回到鱷魚頭那裏就像回到了家。他們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壓迫與剝削，都被輕輕地抹煞了。於是，一切階級『成見』都完全融化在溫情主義之中。後來蝦球之所以終於認識了鱷魚頭的真面目，決心和這隻『鬼』分手，乃是由於愛友牛仔的被殺。但這個事件除了具有生物生存競爭的意義外，實在極少社會內容。蝦球不是從自己與他的矛盾鬥爭的經驗中，不是從自己對他的社會罪惡的瞭解中，而僅僅是從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中，認識了鱷魚頭的本質，作為蝦球到底開始覺悟的契機，恐怕是太過無力了吧？後來蝦球參加游擊隊做了『觸鬚』，重新與鱷魚頭碰在一起，這次他們是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了，但蝦球對敵人的憎恨感情却仍是多麼淡薄啊！

鱷魚頭，作為一個亦流氓亦官僚的反動類型是具有很大的真實性的：歷史正在產生這種垂死的人物。鱷魚頭，他的生活鬥爭是和時代環境緊扣起來的，因此給予我們以活生生的印象，超過